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九十五回 熊公子鍾情窈窕女

五夜漏聲催曉箭，九重喜色醉仙桃。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。

閒言不表，單言乾隆老佛爺五十一年，直隸大名府出的一件公案。大名府原係保定府管，此處有一位大名兵備道，原先做過天津的知縣，他可是廣西永康人氏，姓熊名叫熊恩綬，年有五旬以外；膝前有位少爺，年二十二歲，名叫熊杰。此書頭緒表明。大名道台衙門，有一名皂頭，姓段名叫文經，年五十二歲，身後有個拱肩，左眼是個茄皮眼，紫膛顏色，身高五尺，一身本事，暗藏邪術。娶妻汪氏，只生一女，年十九歲，論容貌。真有西子王嬙之貌，昭君楊妃之容，叫在下也一言難盡。

皂頭段文經有一妹丈姓徐，名叫克展，年三十七歲，面目黑色，五短身粗，一身的硬功夫。他就是本府城外八十里張棟村小潭口人氏，在大名道台衙門，身當馬快。還有本府城中二人：一名叫張君德，年三十四歲；一名叫劉奉，年三十六歲。俱是民人，都有些武功夫。二人也在道台衙門應役，算是徐克展的戶兒。他等俱是大名府匪棍，無所不為之徒。皂頭段文經，又立為八卦教，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象，引誘那些愚民習其術，大有不好。

這一日，乃是七月十五日，大名府的城中，大寺院放施食，燒法船，男女老幼，瞧熱鬧的，就不少。這一晚，公子熊杰身穿便衣，帶著兩名手下：一個內廝，一個衙役，三人步行出衙，混在人群之內，觀瞧熱鬧。但見遊人如螻蟻不斷。不多時，來至甘露寺，熊公子站住，抬頭觀看。

熊杰舉目留神看：法台高搭上掛燈。九眾僧人將經念，法器平敲震耳鳴。台前法船高五尺，長有二丈，上面故事紮得精。越瞧越發人煙廣，又見那，孩童手拿各樣燈。公子瞧罷一扭項，忽看見，西邊站立幾個婦人。內中卻有一女子，年紀未必有二旬，那一宗，小模樣子真難講，筆下寫不盡俏芳容。但見他，杏眼秋波花含露，兩道蛾眉可愛人。鼻細懸膽一般樣，櫻桃小口點朱唇。烏雲恰似香墨染，離幾步，那宗柔氣熏動人。金蓮大概有三寸，皆因燈下瞧不真。身穿一件桃紅衫，繡花坎肩貼片金。八幅湘裙腰中係，因拿扇，玉腕春蔥全看真。別說癡人瞧著愛，佛祖觀瞧也動心！熊杰看罷多嬌女，他的那，泥丸宮內走真魂。

腹內暗暗來講話：「此女閨閣奪盡尊！我熊某，若得此女成連理，方不愧，我父官居二品臣！」熊杰想罷一扭項，眼望著，衙役開言把話云。

公子熊杰看罷女子的芳容，扭項眼望衙役，開言說：「李升，你順著我的手瞧：西邊紙馬鋪的台階上，站立的那幾個婦女叢中，那一個穿紅的女子，你認得不認得呢？」李升順著熊公子手，瞧夠多時，說：「少爺，你那不知道嗎？這就是咱們衙門中皂頭段文經的女孩嘛！」公子聞聽衙役李升之言，說此女是段文經之女，不由暗暗的歡喜，說：「呀，他父在我衙門中應役，此事有成矣！」想罷，兩隻眼睛瞟著那女子，越瞧越愛，竟自出神，恨不能立刻就到手。說話之間，天就有二鼓以後咧，法船也燒咧，人也散咧，那幾個婦女，帶著那女子也回家而去。公子熊杰，這一會如醉如癡，站著發怔。還是內廝說：「少爺，咱們也回衙罷。天也不早咧。」熊公子無奈，這才喪膽亡魂的回家，走進書房坐下，思想段文經之女，一夜無眠。

次日天亮，起來洗臉吃茶已畢，吩咐小內廝：「快快去把昨晚上跟班的衙役李升叫來，我有話問他！」「是。」內廝答應。

去不多時，將李升帶至書房。李升打千，說：「少爺叫小的，有何吩咐？」熊公子一見，說：「你起來。」復又扭項，望內廝開言講話。

熊公子，眼望內廝吩咐話：「來祥快去莫消停！你把蘇元拿幾個，立等要用有事情。」內廝答應翻身去，不多時，復又回來手托銀。公子一見忙吩咐，就勢遞與那李升。

公子復又來講話：「李升留神要你聽：今日叫你無別事，就是昨夜那段情。咱倆見的那女子，我熊某，意娶作妾把親成。此事休畧老爺曉，事成之後再回明。這件事情托付你，段家提親走一程，任憑他要銀多少，不用駁價你就應。

你要是，與我說成這件事，重重有賞不非輕。眼下賞的銀幾兩，不過是，來回辛苦飲劉伶。」李升聞聽公子話，帶笑開言把「公子」稱：「少爺只管將心放，我包管，此去一說事就成！」熊杰聞聽心大悅，說道是：「既然如此你就快行！」李升聞聽答應「是。」他邁步，要到段家說事情。

不言公子熊杰書房等候回信。單表衙役李升，出了道台的衙門，先把得的蘇元換了一錠，到酒舖子裡吃了幾杯酒。會錢出鋪，轉彎抹角，穿街越巷，不多時，來至皂頭段文經的門首站住。用手拍門，高聲問：「段爺在家麼？」只聽裡面有人答話，「嘩啞」，將街門開放，原來就是段文經。瞧見是跟熊公子的衙役李升，說：「李頭兒，找我有何貴幹？暫請裡面吃茶。」

李升說：「特來討坐，還有話講。」言罷邁步裡走，進書房，分賓主坐下。段家的小廝獻茶，茶罷攜盞。皂頭段文經眼望李升，講話說：「李頭兒，今到寒舍之內，不知有何話講？」李升見問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段爺容稟。」

李升帶笑開言叫：「段爺留神請聽明：無事不到你貴舍，今日有件喜事情。」文經就問「何喜事？」李升說：「聽我從頭對你說：只因昨晚孟蘭會，還有和尚唸經文。

令愛令正瞧熱鬧，遇見公子閒散心，看見令愛多典雅，大有閨閣淑女風。少爺雖然將妻娶，為人蠢夯文愚蒙。況且無從在任上，他們倆，夫妻不和是真情。公子少年又典雅，才如子建一般同。明年上京去應試，何愁金榜不題名？我今來，特與令愛提親事，就是那，本官之子熊相公。令愛算是兩頭大，俱受皇家誥命封。故此大爺托付我，特來商議這事情。晚生一來討示下，二則道喜與尊翁。」李升言詞還未盡，段文經，帶笑開言把話云。

列公，俗語說得好：「面無喜色休開店，不會說話別作媒。」

李升說的這些話雖好，怎奈段文經性暴心直；再者，他在大名道的衙門，當一個皂頭兒，也算是個人物。到今日，一聽李升之言，說熊公子要他女兒作妾，不由心中動了點氣：「李伙計住口。難道咱們在一個衙門當差，你還不知道嗎？我女兒已經有了婆家咧！勞你的大駕，回去謝少爺的美意，你就說我女兒有了婆家，眼前十月初頭，婆家就要娶。這件事，斷難從命。

李頭兒替我美言就是了。」李升聞聽段文經之言，好像小孩兒失了媽——一點想頭無有咧！無奈站起身形，向外而走，說：「失陪，失陪。」皂頭段文經，連送他也沒送，家中悶坐不表。

且說李升灰心喪意，邁步就走，放開兩條報喪腿，不多一時，來到衙門，逕進書房。熊少爺一見李升回來，吃著飯就問：「李升，那件事怎麼樣了？」李升聞聽公子之言，不由長歎一聲，說：「少爺容小的回稟。」李升開言先歎氣：「少爺在上請聽明：小人遵奉公子命，立刻去見段文經。對他言講那件事，誰知文經更不從。

他說是：『他的女兒已有聘，叫我重婚萬不能。世上萬般須要理，你回去，告訴公子早歇心。他若仗父來胡鬧，有本事，叫他父子摺考成。段某大名是人物，財勢豈能動我心？別說他是道臺子，就是那，總督之兒也稀鬆！』」李升一句加幾句，窩挑是非在其中。這李升，只恨文經無名動，他的重賞變成空。熊杰聞聽前後話，羞惱成怒動無名。只顧今日信此話，下回書，大名城內土變紅！